

匪俄對東南亞的爭奪

羅石圃

中共於「九大」閉幕後，日本及西方國家均預料它即將展開外交活動。至六月初旬，北平連續派遣四名「大使」赴任，其中兩名係派往東南亞國家——以王幼平駐北越，康矛召駐柬埔寨，又認為其外交活動，乃以東南亞國家為第一目標，俾與蘇俄在此一地區展開外交爭奪戰。雙方所採的策略路線如何？影響所及，將使此一地區造成如何情勢？這是值得探討的。

一 平行爭奪，展開暗鬥階段

東南亞位居東西方交通要衝，擁有全世界最豐富戰略物資的蘊藏。西方帝國主義勢力東來，是以此一地區為踏腳石；日本軍閥征服全世界的戰略路線，其南進的第一目標，便在囊括南洋。共產國際赤化全世界的藍圖，其優先赤化的區域，自不會捨棄當時在西方帝國主義分割下的東南亞。所以當蘇俄共產黨成立的同時，印尼共產黨也隨着誕生，在第三國際從巴黎培育中共第一代——周恩來、陳毅等的時候，也在同地同時培育東南亞共黨第一代——胡志明、乃比里，其後中共藉上海租界開始活動時，亦在星加坡成立以華人為主的「南洋共產黨」。這都表示蘇俄中共對東南亞的重視。

但此一地區共產黨的播種，儘管是與俄共中共同時，而其發展，則以民智未開，謀生較易，使共產思想的傳播，並不容易激起波瀾，以致在二次大戰以前，祇能藉民族獨立為掩體，以隱蔽身份為推波助瀾。

適值日本軍閥南進，遂秉承共產國際的指示，先以抗日為號召，起武裝部隊。至日本投降，西方殖民者捲土重來，又以爭取自由獨立為號召，展開武裝戰，羣衆戰。蘇俄與中共所給予的兩線支援，其實暗中對各國共黨早在作平行的爭奪。

西方殖民者，面對着各國共黨挾中蘇共的聲勢支援，將赤浪紅流滲透於澎湃的民族獨立怒濤中，形成排山倒海之勢而無法阻退，遂不得不先後撤退。蘇俄中共針對各國人民憎惡西方國家的心理，及此一地區新興國家的年輕

當政者，都企圖在一夕之間致國家於富強的夢想，使他們遠離西方，拒絕美援；以左傾姿態出現於國際政治舞台，於其政要僕僕來往於北平莫斯科的道路上，使外交貿易關係日益增進。同時又藉外交特權的便利，籠絡各國左傾份子，指揮各國共產黨人，展開武裝、羣衆、議會各種鬥爭，並將所有左傾份子及在野黨，一律納入統一戰線，以便擴大左翼陣營。

不過中俄共對東南亞各國既聯合又鬥爭的行動，在表面上雖似屬一致，但暗中已展開了對各國共黨的爭奪，以致策略路線顯出了分歧。當一九五四年七月廿一日，日內瓦首次會議「越南停戰協定」簽字後，雙方對世界局勢檢討，便有了不同的結論。中共認為「亞洲人民的解放戰爭」，既然獲得勝利，便應再擴大、再鬥爭，通過暴力，以取得更新更大的勝利。蘇俄則主張要通過「和平共存」途徑，鞏固「社會主義陣營的勝利」，以求得整個世界最後的「解放」。（註一）這時雙方的暗鬥已經顯露出將走上明爭道路的跡象。

二 亞非會議，將蘇俄排拒於門外

假如把中共與蘇俄對東南亞的爭奪，以匪俄分裂為分界線，劃分為暗鬥與明爭兩大階段，則在第一階段過程中，中共因地緣關係的近水樓台，加上這些國家歷史人文與中國關係的深厚，已使它佔有顯著優勢。在日軍侵入北越期間，中共即已派遣曾參加二萬五千里流竄的越南華僑鄧長征，率部在滇桂越邊發展游擊武裝，形成了他以後高踞越共政治局常委、及國會常委會主席

的地位，（註二）所以河內政權一開始，便是親北平派得勢，且跟隨它的武裝鬥爭路線，不惜任何犧牲向越南進軍。

一九四九年二月，由於共產國際指定領導緬共的印度共產黨首領均被逮捕入獄，中共即奉莫斯科指示派陳家康等祕密入緬，與緬共訂立協定，並由它接替領導支援緬共的任務。（註三）所以緬甸獨立後，蘇緬建交雖先於中共，但緬共的掌握，一直在中共手中。二次大戰後，蘇俄藉泰共頭目乃比里執政之便，使蘇泰建立外交關係，且在曼谷大使館內擁有人數近百人的館員，但泰共始終聽命於北平，至乃比里因共黨身份暴露而不得不逃亡異國，也是捨蘇俄而選擇了中國大陸。星馬共黨由於來自中共在二十年代「南洋共黨」的播種，其發展亦係以星馬華人抗日各團體為掩護，接受延安的指揮，其血肉關係，更非蘇俄所能爭奪。

寮國共產黨武裝，於一九三八年在猛信南他開始活動，中共即派雲南鄉接寮北地區的猛臘頭人普天火納參加——擔任黨代表，以後且在猛臘建立小型工廠，專為支援寮共武裝戰鬥。（註四）很顯然，蘇俄基於對東南亞地區鞭撻莫及，最初可能是不得不通過中共就近指揮支援，以後雖與各國建有邦交，又以人地不宜，很難與當地人民有廣泛深入的接觸。中共則藉各國華僑遍佈，可以無孔不入，以致蘇俄在此一階段的爭奪中，不得不自甘落後。所以一九五二年十月二日，以赤化東南亞太平洋區為目標的「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亦以中共為主角在北平召開。（註五）這是中共首次扮演「世界革命」的策動者，因而使它有了東南亞赤化應以北平為司令台的野心。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在萬隆召開的首次「亞非會議」，蘇俄正式被擯於門外，從此否定了它作為亞洲國家一員的資格。由亞非會議所形成的所謂「新興國家集團」，蘇俄都不再有份，祇被尊為「貴賓」或「觀察員」列席觀禮而已。蘇俄受不了亞洲親共國家對它的日益冷落，時時都在活動想加入亞洲國家行列，但在中共籠絡下的亞非國家，以許多正大的理由而加以謝絕。尤其是首次亞非會議，使一向親美的泰國和柬埔寨都派遣要員出席，從此前者雖明親西方，但已暗親北平，後者則完全倒向北平而拒受美援，使中共在東南亞已形成了壓倒美俄的形勢。

三 明爭階段初期，中共佔壓倒性的優勢

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是北平與莫斯科之間「修正」與「教條主義」，爭執得最激烈的時期，使雙方對東南亞的爭奪也步入了明爭階段。一九六一年六月三日，甘迺迪與黑魯曉夫在維也納會晤，這不僅表示美蘇冷戰暫告停歇，也決定了終止雙方在寮國進行的熱戰——同意在寮國組成三派聯合政府，以確保東南亞的和平現狀。因而有一九六二年日內瓦會議的召開，至七月廿三日，簽訂了十四國保證寮國中立條約。但這是否表示北平仍遵從莫斯科和平路線？其實它祇是將計就計。所以當美國遵照協定於六十天內，從寮國撤退其六百六十五人及全部裝備；而中共和北越，祇撤走兩卡車醫務人員。同時親俄的中立部隊，先有副部隊長乃端率部投入寮共，接着寮共圍攻駐康開的中立軍總部，康立又被刺重傷。（註六）

寮國聯合政府成立後，戰爭並沒有停止，不過是由以往的中左兩派武裝對右派進攻，變為左派進攻中右兩派部隊而已。而支持中右兩派的俄、美均已抽手不管，北平與河內則大力支援左派到處略地攻城，（註七）所以日內瓦保證寮國中立的協定，徒作爲北平在寮國戰場束縛美蘇的枷鎖，讓它和河內挾寮共而爲所欲爲。更重要的，是它藉此在永珍設立使館，派出一向在泰國藉華文補習教師爲名，誘騙泰華青年回大陸的劉春爲大使，指揮寮泰共黨，把叛亂推展到泰邊。可見中俄共對東南亞爭奪進入明爭階段，在寮國交手的第一回合，莫斯科是挨了悶棍而苦不能言。

○ 正在十四國會議後——一九六二年十月，「南越民族解放陣線」總書記阮文孝訪平，與廖承志等發表聯合聲明：指摘美軍侵略越南，要求成立越南聯合政府——亦如寮國由國際保證中立。這無異是對美蘇在寮國爲它製造有利條件的諷刺，也顯示北平已決心支援越共擴大戰爭。一九六三年五月，劉少奇訪河內，和胡志明發表聯合聲明：表示反對修正主義，積極支持越共加強對東南亞各地的「暴力革命」，以實現「東南亞民族解放」。（註八）這說明河內完全倒向北平而反俄，換取北平全力支援越戰。這是中共與蘇俄對東南亞爭奪在北越第二回合的勝利。

越南三邦和印尼，在東南亞的戰略地位上，有犄角的形勢，如果控制了分居南北的兩要地，則此一區域其他國家，有如三明治所夾的肉片，所以黑魯曉夫對印尼，是不惜工本與中共進行爭奪。一九六〇年二月，黑魯曉夫訪問印尼，給蘇卡諾一億盧布的新貸款；同年六月，印尼首席部長朱安達訪蘇，雙方簽訂和平利用原子能協定。一九六一年蘇國防部長馬林諾夫訪印，與印尼國防部長納蘇申簽訂購買軍火議定書；次年五月，復簽訂軍援協定。一九六三年，蘇俄又援助印尼在南海心臟地帶——那圖那羣島建立海空軍基地。（註九）

可是蘇俄並未能從中共手裏爭取到蘇卡諾統治下的印尼，到一九六五年，印尼在宣佈退出聯合國的同時，其外長蘇本照訪問北平，與周恩來發表聯合公報，聲稱聯合國所代表的是「腐朽力量」，要另外成立「革命的聯合國」。（註十）所以印尼退出聯合國的舉措，最失望的不是美國而是蘇俄，這顯示蘇卡諾完全聽命於北平，也說明在中蘇共分裂後，一面倒向北平的印尼共黨，可以完全左右蘇卡諾。這是雙方爭奪戰在印尼戰場上，蘇俄又一次的失敗。

四 明爭階段第二期，蘇俄變劣勢 為優勢

一九六五年二月，克宮新主人柯錫金訪問河內，使中蘇共對東南亞爭奪跨進了另一新的里程——我們姑稱之為明爭階段的第二期，這是蘇俄從最劣勢而轉變為優勢的一段過程。此一期間，越戰節節升高，北越已遭到美軍來自海空的報復，最需要的援助是中共愛莫能助只有求之於蘇俄的新武器。可是克宮新主人所堅持的，正是中共所指斥的「沒有黑魯曉夫的黑魯曉夫政策」，無論如何，它終不能以軍火援助跟着反「蘇修」而實行北平「武裝暴力路線」的北越。但由於北平河內聯合東歐共黨國家譴責克宮出賣兄弟國家，討好「美帝」，已由批評而形成了聲討的態勢；如果對胡志明的邀請置之不理，它將喪失共產集團的領導權。這是柯錫金不得不接受邀請而訪問河內的苦衷。

但蘇俄也有它的打算，由於當時白宮新主人詹森，對蘇俄的「和平共存

」外交，比甘迺迪更為欣賞，一再透過倫敦巴黎希望蘇俄斡旋越戰和談。柯錫金最初可能是企圖赴河內親晤胡志明試探和談意圖，既可導致河內與莫斯科關係接近一步，亦可藉此增加蘇俄與美國談判的聲價。至少，可以緩和共產國家對它的指摘。誰知北平河內早已安排好了圈套，在二月六日他抵達河內的當晚，美軍在越南的百里居營房即遭受越共來自地下的轟炸，第二天，美越空軍對北越採取空中報復，北平於二月八日，集結五十萬人舉行「援越抗美」示威，河內的反美運動更是怒濤洶湧，這使置身河內的柯錫金處境尷尬萬分，遂不得不應允給予北越新武器的援助。

此一回合的第一手是蘇俄處在下風，但當它將援越武器由鐵道運抵北平時，中共了解這是莫斯科對它的回馬槍——想使美國空軍在漫長的中國大陸運輸過程中實施轟炸——將越戰延及中共區。因此，它將這批武器截留，要求蘇俄退回，改從海道運輸——讓蘇俄運補船在海上遭到美軍海空攻擊。但雙方的爭持，終於因河內對軍火的急需而得到了協調，由海陸兩線並行運補。蘇俄對越共新武器的不斷增援，並沒有導致美蘇戰爭，反而促使河內政權親俄派抬頭，更由於美空軍對北越轟炸節節昇高，使北越民族派慄於無法善後，逐漸同情蘇俄的和平談判主張，其所以接受巴黎和談，正是由於親俄派與民族派聯合壓倒了親北平派，也是莫斯科佔了上風。

一九六五年，印尼共黨在北平全力策劃下的九卅政變失敗，接着蘇卡諾下台，陸軍反共政府與北平外交關係演至中止，蘇俄藉機以援助及貿易而改進雙方關係。據中共宣稱：「從一九六五年下半年以來，印尼『法西斯』軍人瘋狂反共、反華、反人民，蘇修准許印尼延期償還八億美元貸款，而且還給予新貸款二百至三百萬美元」。（註十一）這是在印尼蘇俄對中共的還手。至一九六六年，中共發生內部奪權鬥爭，接受劉少奇指示與尼溫合作的非武裝緬共轉而親俄，致有一九六七年六月仰光羣衆圍攻中共使館，殺死其援緬專家事件發生，雙方外交關係從此凍結，蘇俄則乘機增進外交貿易關係，並援助尼溫政府進剿親北平的武裝緬共。從此決定了中共在印（尼）緬外交戰場上，對蘇俄已無還手的餘地。

五 巴黎和談後中蘇共在東南亞的 態勢

一九六八年，巴黎和談與倫敦宣佈一九七一年前撤退遠東防軍，造成了蘇俄爭奪東南亞最有利的時機。由於中共毫不掩飾地聲稱支援各國共黨武鬥，各國政府在環顧英美都不足恃以防禦內外共黨攻擊的情況下，很容易接受蘇俄的「和平共存」貿易外交攻勢。星馬都於去年與莫斯科建交，蘇外貿部長並於今年三月訪馬。菲律賓於去年接待蘇俄文化代表訪問後，接着派遣貿易代表團分訪蘇俄和東歐。(註十二)廿年來，對蘇俄雖保有邦交但一直是敬而遠之的泰國，本年也派遣了東歐貿易訪問團，(註十三)預備開拓貿易關係。

柬埔寨由反共陣營轉而採取親共外交，乃出於周恩來在萬隆亞非會議時對施亞努的遊說，(註十四)所以他一直是親北平的。當中蘇共分裂後，於一九五六年十月，他正在平壤準備前往莫斯科訪問時，蘇俄突然取消此前對他的邀請，可見克宮主人對他已視為北平的僕從。但因毛共「造反外交」並未放過柬埔寨，已迫使他轉向蘇俄。一九六七年四月九日，蘇子東包括米格機五架的軍援，六月一日，柬外長訪蘇返回金邊後不久，施亞努即指摘中共干涉內政，將兩位親北平的部長撤職，解散「柬中（共）友好協會」，並聲言撤回其駐北平大使及館員，雖因周恩來出面請求而並未撤退，(註十五)但雙方關係遠不如柬蘇的親密。至去年十二月，他又勒令親北平的國務總理兼執政黨祕書長彭努德赴巴黎養病，以便進行與美國談判復交。從最近柬埔寨爲了與東德建交而斷絕正在援助它建築水庫的西德外交關係，可見它是如何聽命於莫斯科。

寮國的右、中、左三派，是分由美蘇中共鼎足支持。自聯合政府成立後，中越共既使寮共退出永珍在康開另立門戶，且使中立部隊一再分裂，其駐地既被它蠶食鯨吞，而康立也遭其部屬所驅逐。靠中立部隊支持的溥瑪實力已日益空虛，蘇俄在寮國也因溥瑪的實力日漸消失而失勢。至於中共對寮共親俄派整肅的澈底，由寮共頭目蘇法努馮，於去年下令以「蘇修」反動派的罪名，處死他剛從蘇俄留學回國的長子，(註十六)，即可想見一般。不過在永珍的蘇俄大使館車水馬龍，則遠非門可羅雀的中共大使館所可比並。

當前中共與蘇俄在東南亞各國的態勢是：與莫斯科有外交關係的計共七個國家及河內政權——柬、寮、泰、緬、星、馬、北越，與菲律賓已有貿易及交通關係。中共則與河內政權及柬、寮保有外交關係，與緬甸外交關係凍結，印尼外交關係中止。而永珍與北平的關係，亦近於凍結狀態。可見蘇俄在東

南亞已形成了外交的絕對優勢。不過從東南亞各國共黨對中俄共的關係上看，緬、寮、泰、馬（星）、印尼各國共黨均有常駐北平代表團，非共亦聽命於北平；柬共（赤吉慶）與河內政權對雙方雖都保持關係，但從今年六月五日在莫斯科召開的世界共黨大會，河內及柬共與東南亞其他各國共黨均未派代表出席，(註十七)這已不難看出它們對中蘇共的親疏情形。

蘇俄在東南亞爭奪中所得到的，是各國政府：中共則爭奪到了各國共黨的領導權。至於由共黨政權掌握下的北越，雙方並未殺到平手的程度，由它沒有出席世共大會，顯示在胡志明的心目中，莫斯科的份量不及北平。而在寮國三頭馬車的永珍聯合政府中，自中共勒令寮共自動撤退，且以分化與戰爭雙重手段，使蘇俄支持的溥瑪及中立軍日益式微後，莫斯科對寮國的影響力也就江河日下。所以蘇俄駐寮大使米寧，祇能藉斡旋寮共與永珍停戰和談，使美方及其支持的右派對他重視，又以制止寮空軍對寮共區轟炸，以自重於康開。(註十八)但此種買空賣空兩不兌現的手段，不僅兩不討好，且引起了寮國的反感，這是蘇俄在寮國極大的苦悶。

六 跨入默契與明爭並行階段

目前中共「文革」已告一段落，美國在越南已開始撤軍，使中蘇共對東南亞的爭奪，又須進入另一里程——可以名爲「默契與明爭」並行階段。蘇俄在幕後導演的巴黎和談，將在會議席上結束越戰，讓北越部隊在美軍之後撤出越南，這是北平對莫斯科的默契；把從越南戰場撤出的北越武裝，大部分轉移至寮國，開闢寮、緬、泰共聯合戰場；另一部份借東邊支援越南共黨，及泰共在泰東北，寮共在寮南的叛亂，這又是莫斯科對北平的默契。雙方默契的取得，便須從河內金邊由胡志明和施亞努作中間人。

越戰和結，並非中共向蘇俄低頭，主要的，是北越勞動黨內「民族派」怵於美軍的轟炸，企望以和平換取蘇俄所應允的建設援助，乃從「主戰派」陣營中轉而主和，使「親北平派」不敢一意孤行。中共也深知衆寡之勢已成，不得不屈從河內而謀開闢寮國戰場。河內「主戰派」所控制的侵入越南南部，如果不對外侵略，便將用於內爭，這是蘇俄和胡志明都深知的。因此對中共所安排的另闢戰場，使這些武裝部隊另有出路，這又是蘇俄對中共

的默契。

中共於去年建築滇寮公路，北連雲南，西通緬邊，南達泰北，東接十九號公路通達北越奠邊府，再經胡志明小徑可至柬埔寨與越南邊境相聯。誰都了解此一公路的目標，在支援寮、緬、泰共等擴大武裝叛亂，惟以美、寮空軍不斷轟炸，雖中共派有兩營高砲部隊跟隨工程隊沿途防空，但工程進展仍極緩慢。不料蘇駐寮大使米寧，突然飛赴康開斡旋停戰和談，返回永珍後，竟使寮、美空軍中止對寮共區轟炸，以致築路工程進展迅速，而永珍所換得的，不是寮共的地面停戰，而是乘機進攻，且發現寮共部隊開始擁有俄製戰車和新武器。（註十九）可見中共在寮國開闢新戰場，不僅得到蘇俄的默契，且從暗中予以協助。

當然蘇俄在寮國是企圖抄襲其對越戰故智，以斡旋和平與援助戰爭兩種手段並行，俾插手被中共視為禁臚的寮共。中共明知其陰謀，反過來利用它使美越空軍中止轟炸，給它建築滇寮公路解除空防顧慮的時機；且利用蘇俄給予寮共軍的新武器及戰車，攻佔了蘇俄支持的寮國中立部隊總部所在地——猛綏。這是寮國首都鑾都鑾卜刺邦外圍的戰略要地，也是滇寮公路與直通奠邊府的十九號公路的接點。當永珍政府派部隊到該地協防時，但被中立部隊所拒絕，（註廿）可能是由於蘇俄與寮共原有默契不攻佔此地。誰知王幼平赴河內到任後，北越軍即有四營協助寮共軍一鼓攻佔猛綏而將中立軍總部摧毁，這又是中俄共默契下的暗鬥，使用蘇俄給予的武器，打垮了它所支持的薄瑪實力——中立軍。

柬埔寨於中共新派的「大使」康矛召到任後，即有柬政府承認越共臨時政府、及施亞努為越共臨時政府主席授勳的消息傳出，不久，又有金邊與越共軍事協定的締結——准許越共以柬埔寨作軍事利用。（註廿一）這顯示南北越共軍今後均可假道柬埔寨入泰攻擊，且可作為南越共屯兵之地。施亞努何以突然改變了巴黎和談以來要求越共軍撤離柬埔寨的態度？這當然是康矛召到任後保證不支援柬共武裝叛亂，且由施亞努徵得蘇俄同意的結果。

都有卵翼各國共黨奪取政權的相同目標。蘇俄之所以反對中共支援各國共黨武鬥，乃由於東南亞各國共黨武裝均聽命北平，如果它們聽命莫斯科，蘇俄至少不會反對武鬥。從它出兵捷克，便可見蘇俄與中共同樣迷信武力。再由它支援越戰，也顯示它祇要能爭取到各國武裝共黨領導權，並不反對武裝奪權路線。中共之所以堅持武裝暴力路線，乃由於東南亞共黨一經放下武裝，便很容易被蘇俄藉與各國外交貿易關係而奪取其領導權；且以其明交政府，暗援共黨武裝叛亂的兩線政策，已在緬甸、印尼暴露無遺，無法再重施故技。因此，中共要求各國共黨堅持武鬥到底——並不惜大聲疾呼，這是為各國共黨打氣，且藉以攻擊蘇俄出賣「共黨利益」，討好各國「反動政府」。蘇俄之所以高喊要聯合亞洲自由國家，圍堵中共驕武擴張主義——且主張組成由它參加的亞洲國家聯防——以圍堵中共的目標，其真正的用意，在使面對中共武力威脅的東南亞各國政府，對它作進一步的接近，也在促使美國不敢放棄這一區域的盟國。

沒有中共發動的武鬥，東南亞各國政府不會與蘇俄接近，沒有美軍介入的對共戰爭，中共不會讓各國共黨武裝謀求它給予禦美軍新武器的軍援，它便無法分得各國共黨的領導權。蘇俄企圖使美國對中共直接作戰的目的雖未實現，但使雙方間接作戰，在越戰結束後仍無可避免。它即可再享到比越戰更豐碩的漁利。有此基本認識，我們不難斷定東南亞在越戰結束時，祇是另一場大戰的開始。要防禦中共南侵，祇有亞洲國家合作聯防，以攻勢的防禦進攻中國大陸以去火抽薪，這樣方可求得東南亞的真正和平安定。如果讓蘇俄插手，便是引虎驅狼。

（註一）（註五）（註六）（註九）（註十）參見民國五十四年三月十日出版之本刊四卷六期黎世芬著「匪俄在東南亞的競爭」

（註二）參見民國五十一年九月一日出版之《星島週報》二〇三期「胡志明屬下三個權勢人物的介紹」

（註三）參見五十六年十二月十日出版之本刊七卷三期拙著「毛共與緬甸之交惡」

七 結論

我們對當前中俄在東南亞的爭奪，如果從出發點着眼，可以看出雙方

的演變與展望

〇萬美元，投資資金六〇〇萬美元。

根據南洋大學發表的調查報告，在馬來西亞的外國投資分佈如下：日本・八〇%以上為金屬機械、皮革、化學品；美國・一〇〇%為石油工業及食品、飲料；香港・八〇%以上為紡織品、化學品；中國・七〇%為化學品、非金屬礦物、電器用具；英國・九〇%以上為金屬機械；瑞士・一〇〇%為食品、飲料。

日本資金在工業部門佔外資總額的比例，金屬機械佔六〇%，木材製紙佔二五%，紡織佔八%，食品飲料佔二二%。

五 結論

綜合以上所述，日本在最近五年來，對開發中國家的經濟援助，尤其是對亞洲地區各國，有急速的增加。據今年七月十五日日本政府所發表的「一九六九年度經濟白書」中，指出日本一九六八年對外經濟援助實績，已達一〇億四、九〇〇萬美元，佔日本國民總生產的〇・七四%。雖然尚未達日本政府準備將援助額增至國民總生產的一%的理想，但已與美國、西德、法國、英國等先進國家，不相上下。可證日本確盡到了最大努力。在貸款條件方面，近年亦有相當改善，據上述「經濟白書」所載，一九六八年放款期限已平均延長至一八・一年，（美國二八・二年，法國一五・一年，英國二四・一年，西德一九年），平均利率也降低為三・七（美國三・六，法國三・七，英國四・一，西德四・六），可謂已達國際平均水準。而且戰後日本已整肅了「軍國主義」者，還頒訂了一部「放棄戰爭，不保持軍備」的和平民主憲法，不再靠大炮去開拓或保護海外市場。在過去若干年中，對東南亞國家且忠實地履行了賠償義務，已逐漸建立了互信基礎。因此，最近數年來日本在亞洲的經濟發展，相當順利。

美國總統尼克森執政以後，對亞洲政策採取「由亞洲人治理亞洲」的方針；而日本已成為亞洲大國，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美國期望其負起更多責任。日本為了亞洲的安定，為了避免赤禍的侵蝕，為了日本本身的經濟繁榮，也必須承擔起此項義務。日本政府在今年度的「經濟白書」結論中，對國際經濟合作部分，提出了下列目標：

「日本今後將進一步的積極的參加國際社會與國際合作工作。由於近年來日本努力推進貿易與資本自由化及經濟合作，使經濟成長與國際地位迅速增長。此後更將朝此方向前進。同時對開發中國家將採取積極合作立場。因爲採取此項立場後，對日本經濟的效率化與擴大國際貿易，將有更多貢獻。尤其是對亞洲鄰國的經濟合作，如果採取廣範圍的、互惠的國際分業體制，則對勞動力不足的日本與欲建立工業化基礎的開發中國家雙方，均將給予新的發展條件。」

不過日本在亞洲的經濟發展，不是毫無阻力的；由於日本在過去幾十年來軍閥當權，對亞洲國家實施侵略，幾乎沒有一個國家未受其害，此種民族宿怨，非短期內所能消除，有待日本以事實證明，逐漸消滅此種疑懼。此外，目前日本與大多數亞洲國家貿易的不平衡現象，也是日本在亞洲經濟發展的障礙。今後如何扶持發展中國家走上近代化道路，逐漸減少亞洲各國與日本間貿易不平衡現象，應爲日本當局努力方向。或者在亞洲建立一個區域性經濟組織，在平等互惠原則下，共同創造亞洲繁榮與和平。

——上接第37頁——

(註七)(註十八)(註十九)參閱本年五月十日出版之本刊八卷八期拙著「寮國政府面臨的難題」

(註八)參見P・J・霍尼著「北越內幕」

(註九)參見一九六九年一月廿日「人民日報」：「蘇修對東南亞的經濟擴張和掠奪」

(註十二)(註十三)請參閱本年四月十日及七月十日出版之本刊八卷七期及十期「巴黎和談與東南亞局勢」及拙著「泰國政府面臨的兩大難題」

(註十四)參見朱鶴賓著「東南亞新興國家」

(註十五)參見本年三月一日出版之「今日大陸」尹慶耀著：「匪俄在東南亞擴張勢力的竞争」

(註十六)見五十七年九月六日美聯社永珍電

(註十七)參見本年六月十六日出版之「今日大陸」三三〇期甬人著：「莫斯科的鬧劇所列未出席世共大會的亞洲共黨」

(註廿一)參見本年七月七日路透社記者陳加昌永珍航訊

(註廿二)參見本年七月十九日路透社引述華盛頓郵報消息